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樂律全書

(一十三)

朱載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庫文會編

卷之八

圖書部

書全律經

（一）

圖書部

中國圖書年報

樂律全書

(一十三)

朱載堉著

國學基本叢書

鄭世子臣戴堉謹

奏爲恭

進曆書上祝

萬壽敬陳愚見以仰裨

盛典萬一事先臣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何瑋乃臣外舅江西撫州府通判何

詔之祖也臣父恭王壯年蓋嘗師友於瑋臣雖未獲面覲

而亦幸私淑焉瑋與元儒許衡同里慕其象數之學衡所

撰授時曆備載元史瑋亦嘗著陰陽律呂之說名曰管見

臣性愚鈍嗜好頗同忝居桑梓復與瓜葛靜居多暇讀其

書而悅之探索旣久偶有所得是故不揣狂謬敢以一得

之愚敬爲

皇上陳之庶或錫篚之見葵藿之忱亦得少裨

盛典於萬一也伏望

天恩曲垂

鑑宥俯

賜容納

臣

下情不勝感戴不勝幸甚

臣

聞在昔聖人法天垂象

擬宸極而運璿璣揆乾元而敘景曜分辰野辨躔曆敬農

時興物利皆以繫順五行紀綱萬物以前民用而詔方來

者也是故伏羲仰觀俯察因曆作易分二以象兩儀掛一

以象三統揲四以象時歸奇以象閏合乾坤之策三百六

十當期之日凡此之類取法於曆者不一而足然則易以

曆爲本曆在易之先其來尚矣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

功軒轅紀三光而闡書契迎日推策旁羅日月星辰乃命

容成綜六術考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洎于少昊則鳳鳥司曆顓頊則南正司天帝嚳序三辰曆日月而迎送之由是堯欽曆象敬授人時鳥火虛昴以殷四仲舜在璣衡以齊七政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禹行夏正爲百王不易之法湯武革命改統易朔治曆明時箕子陳洪範協用五紀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皆以此事爲盛舉至若仲尼丘明雖在匹夫下位每於朔閏發文矯正得失宣明曆數不自以爲僭者蓋謂旣知斯理豈可不言以愚當世是不仁也以罔其上是不忠也安避僭越之嫌而默然以自欺哉故左傳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孟軻氏曰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夫術士知數而未達其理故失之淺先儒明理而復善其數故得之深數在六藝之中乃學者常事耳仲尼之徒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未嘗不以數學爲儒者事數非律所禁也天運無端惟數可以測其機天道至玄因數可以見其妙理由數顯數自理出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古之道也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於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以合天道故能該浹生靈調和元氣以扶治化之本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凡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依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百爲必從其期故五紀

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巍巍乎君道之最
尊此天地之大紀帝王之重事是以聖人寶之故虞書曰
天之曆數在爾躬此之謂也是故曆者有常之數也不可
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誠有國
家者之所重而宋歐陽脩曰後世曆學一出於陰陽之家
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孔子之徒亦未嘗道夫脩爲此說者
蓋抑傷之云耳臣又考諸大戴禮曰聖人慎守日月之數
以察星辰之行次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截十二管以定
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
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故先儒謂黃帝造律一事與
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孔子作春秋同功蓋伏羲取諸河之
龍圖大禹取諸雒之龜書黃帝取諸解谷鳴鳳孔子取諸

西狩獲麟夫聖人爲萬物之靈而猶取諸四靈之物者蓋亦神道設教之意也今八卦載於易九疇載於書與春秋並傳惟樂律則不傳豈非缺典歟況王者制度軌則壹稟於律律爲萬事根本定四時興六樂悉由是出學者詎可廢而不講哉臣惟帝王之治天下以律曆爲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曆而止曆以數始數自律生律曆旣正寒暑以節歲功以成民事以序庶績以凝萬事根本由茲立焉古人自入小學知樂知數已曉其槩後世老師宿儒猶或弗習律曆而律曆之家未必知道各師其師歧而二之雖有巧思豈能究造化之統會以識天人之蘊奧哉三代而下治效之不古若亦此之由而世豈察及此是亦儒家所當討論之大者諉曰星翁樂師之責可乎然而或者疑焉以

爲樂律之學原無所禁固在當學若乃天文之學律法禁之不宜編著成書以冒私習之禁意欲廢棄往古遺文使之絕傳而後已豈不殊爲可惜乎茲又不可不辯蓋聞天文之家其學有二曰推步者推其一定之氣朔乃理之常者也曰占驗者占其未來之休咎乃天之變者也天之變者不許術士妄談禍福惑世誣民律法之所禁者此耳而怪力亂神亦儒者之所恥言也若夫氣朔加時之早晏則國家

頒曆於四海日月交食之秒刻則所司移文於天下此古聖人欽曆象授民時之意固皆理之常者何曾不欲人知而律法所禁豈在是乎昔漢武帝詔公孫卿壺遂司馬遷射姓等造太初曆此數人皆國之太史也然姓等奏不能爲筭

願募民間治曆者更造密度廼選鄧平唐都落下閎等二十餘人分部運算依律起曆而曆始成若唐之戊寅大衍諸曆則又出於釋老之徒所造其藝比諸太史所習者益精焉宋紹興五年曆官言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常州布衣陳得一言當食八分半虧在己初其言卒驗遂詔得一與道士裴伯壽等更造新曆賜名統元曆宋自太宗以來往往徵民間知曆者與之議曆故孝宗曰朝士鮮知星曆者不必專領廼詔有通天文曆算者所在州軍以聞以此觀之可見曆數之學累代所不禁也設使當時民間果不敢私習則其學絕傳久矣安得今日復有曆法乎臣父及臣篤好數學弱冠之時讀性理大全見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朱熹易學啓蒙蔡元定父子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內

篇等而悅之口不絕誦手不停披研窮既久數學之旨頗得其要壯年以來復觀歷代諸史志中所謂曆者五十餘家考其異同辨其疎密志之所好樂而忘倦但以未覩

皇朝大統曆於是猶未慊耳後讀丘祭酒所撰大學衍義補內載大統曆氣閏轉文四准分秒心竊喜曰大統曆經全文未見而其大略已得之矣然大統與授時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臣於此而疑焉以爲二者

必有一是苟非測景驗氣孰真孰誤何由得知而洪儀鉅表非外郡所有且冬夏二至大餘未差差在數刻之間而以口舌爭之實難憑信惟萬曆辛巳歲十一月冬至大統在丁丑日而授時在丙子乙酉歲冬至大統在戊戌授時在丁酉丙申歲夏至大統在癸巳授時在壬辰庚子歲夏

至大統在甲寅授時在癸丑甲辰歲夏至大統在乙亥授
時在甲戌庚戌歲冬至大統在己酉授時在戊申甲寅歲
冬至大統在庚午授時在己巳戊午歲冬至大統在辛卯
授時在庚寅乙丑歲夏至大統在乙丑授時在甲子己巳
歲夏至大統在丙戌授時在乙酉癸酉歲夏至大統在丁
未授時在丙午丁丑歲夏至大統在戊辰授時在丁卯癸
未歲冬至大統在壬寅授時在辛丑丁亥歲冬至大統在
癸亥授時在壬戌辛卯歲冬至大統在甲申授時在癸未
戊戌歲夏至大統在戊午授時在丁巳壬寅歲夏至大統
在己卯授時在戊寅丙午歲夏至大統在庚子授時在己
亥庚戌歲夏至大統在辛酉授時在庚申此皆相差一日
而畧景最易辨假若授時曆差固不必較萬一大統曆差

則干係甚重也相差九刻雖不爲多若在旦暮之間所差不過一辰若處夜半之際所差便隔一日夫節氣差天一日則置閏差天一月閏差一月則時差一季時差一季則歲差一年其所差者豈小小而已哉自萬曆九年已來七八十年之間所差如此過此已後其差可知夫冬夏二至乃曆法之綱領時刻微差已失其真況差一日乎若恒氣旣乖則置閏失當盈虛沒滅建除滿平之類吉凶宜忌一切皆錯不可謂全曆矣此非曆官之失正由曆經當改而未改也蓋曆者歲之積也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也日者時之積也時者刻之積也刻者分之積也分者秒之積也凡有形之物銖銖稱之至石必差寸寸量之至引必錯況無形之數乎夫乾樞幹運無停七政轉動不齊而拘

之以一定之法猶膠柱而調瑟是以既久則不能不差既
差則不可不改蓋變法以從天隨時而推數故法有疎密
數有繁簡雖條例稍殊而綱目一也臣又推得萬曆一百
年歲次壬子十一月冬至大統在甲戌日丑正三刻授時
在甲戌日子正初刻相差十餘刻萬曆一千年歲次壬子
十一月冬至大統在壬子日辰正三刻授時在庚戌日戌
初二刻相差兩日萬曆一萬年歲次壬子十一月冬至大
統在授時之明年三月甲戌日戌正三刻授時在大統之
去年八月己丑日亥初一刻相差一百餘日當此之時大
統之冬至近授時之清明授時之冬至近大統之白露不
獨相差一季又且相隔一年所差非不多也夫曆法苟得
其理則千歲之日至猶今日耳千載之後有差安知今日

未必無差假若差在授時則無足論萬一大統少差又豈可坐視其弊而不論哉或疑以爲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或曰授時近密大統爲疎或曰授時未必全是二曆強弱之間宜有所折衷焉然士大夫明曆理者必有辨其是非者矣非筭術家所能知也夫曆數者總約於方冊而中乎億萬里之遼漠推測於一時而準乎千百世之前後審擬於近小之事物而深通乎幽玄至大之理苟非鴻儒窮天人之蘊而得於神會精融之間者其孰能與於此哉臣忝末學雖好筭術而實未臻其奧方之許衡王恂郭守敬輩相去遠矣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若衡輩者未嘗無也

皇上好此事則此輩出不好此事則此輩無由以自顯昔齊桓

公時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曰九九小數安用對曰
不逆其小所以致大以今日言之愚臣之謂也

皇上赦臣狂妄之罪而容之則衡恂守敬輩必相繼而至矣臣
謹按別錄云洪武間監正元統造大統曆以洪武甲子歲
爲曆元上考下推無消長之法時監副李德芳上疏駁之
謂統甲子元曆不與經史相合宜用許衡辛巳元曆及消
長之法方合天道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由是本監
造曆用甲子元曆推算夫大統曆驗今交食雖密但考古
之法未備德芳言之當矣臣嘗有志仰體

太祖所謂二統難憑之意是故和會二家酌取中數立爲新率
編撰成書以伸野人芹暴之獻以擬華封